

王朝秘档



大清王朝第一帝

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

李元秀 主编 刘扬 编著



大清帝国的缔造者

集铁血和柔肠于一身的开国皇帝

清朝历史上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君王

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

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或者缠绵悱恻，或者放荡不羁，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

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

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

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皇太极



文道帝国的缔造者

满铁皇和儒国干一身的开国皇帝

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弘历成为清朝的第十

位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弘历在位六十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弘历在位六十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弘历在位六十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弘历在位六十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弘历在位六十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皇太极

正朝秘档



大清王朝第一帝

李元秀 主编 刘扬 编著

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



大清帝国的缔造者

集铁血和柔肠于一身的开国皇帝

清朝历史上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君王

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

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或者缠绵悱恻，或者放荡不羁，

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

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

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

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

皇太极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刘扬编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7
(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李元秀主编) ISBN 978-7-204-10104-7

I. 大… II. ①刘…②李… III. 皇太极(1592-1643) - 传记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762 号

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

作 者 李元秀
责任编辑 张惠钧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0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104 - 7/I · 2149
定 价 596.00 元(全 20 册)

如出现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章 努尔哈赤一统女真	1
第二章 随父征战沙场	37
第三章 佐父业初露锋芒	88
第四章 金戈铁马踏九洲	125
第五章 称汗位谋略天下	141
第六章 征伐四方建国大清	186
第七章 固皇权收失地一代骄雄	230
第八章 通古博今铁骑皇帝	279
第九章 定鼎北京的梦想	293



第一章 努尔哈赤一统女真

清太宗皇太极出生时，明朝已逐渐走向衰落。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八日，明太祖朱元璋对皇太子说道：“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有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做到，那些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朱元璋确实是日夜“以天下为忧”，希望江山可以永固。他发展生产，整顿吏治，济贫抑富等等，千方百计以求长治久安。他本人每日一大早就上朝，太阳下山才回到寝宫。夜间睡不着觉，有时披衣而起，凡想到有关老百姓的事，立即记在本上，等到天亮后就着手办理。他在位30余年，社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继续坚持励精图治，迁都北京，扫除朱元璋晚年的积弊，把明朝推向了鼎盛时期。那时南自两广，北通朔漠，西到新疆，东到大海，在中国辽阔广大的领土上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以郑和为首的远洋船队，到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建立贸易往来和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明朝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明太祖可以称得上是创业之君，明成祖既是创业之君，也是中兴之主。从中叶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如英宗、武宗，几乎在危机重重的矛盾中断送了大明江山。然而，最严重的社会危机还是出现在明神宗时。他是“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的“寻常之君”。朱元璋所提出的上述历史经验教训，在他的不肖子孙中得到了证明。

明朝之亡，是从神宗开始的。清太祖、太宗都经历了他的统治时期。他在位四十八年，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是明朝所有皇帝中在



位时间最长的一个。明神宗即位之初，因他是十岁小孩，由张居正把持朝政，社会矛盾一度缓和。张居正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严格考核官吏，抑制土地兼并，清丈全国土地亩数，裁减宗藩俸禄，扩大税收来源，巩固边防，在明朝封建统治江河日下的潮流中，他力挽狂澜，对明朝一时的富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明神宗亲政，政局急转直下。这个反动腐朽贪财好利的君主，只知道饮酒作乐，根本不理朝政。以前的明朝皇帝，一日三朝，或一日一朝，而他一连数载不上朝召见大臣，不批复章奏。他手下的大臣们急得团团转，恳请他说：“章奏不答，先朝未有。事到今天，大半留中，若国家大事，被人截取，向外张扬，谁能澄清？请从现在起，凡有批答不过来的，尽可以当面写一纸条，转达有关部门，以免君臣隔绝，受人蒙蔽。”逆耳忠言，根本无济于事。他还大肆挥霍人民的血汗金钱，一次采办珠宝用银两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全国六个年头的赋税总额。他婚时大摆宴席，动用边防军费九万两作织造费。在他的影响下，官场贪污之风盛行，一片黑暗。明神宗爱钱如命，他当政时，缺官很多，拖延不补，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科道九十四名。全国缺巡抚三名，布按监司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以后，内阁只有方从哲一人独相，他生病后，内阁便无人办事。吏、兵二部没有掌印官，无人画押。文武选官，久留不遣。诏狱囚犯，以理刑无人不决，家属聚号长安门。

更为荒唐的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即清太宗诞生的那一年，明朝因对内对外用兵，加上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等遭灾，营修缺钱，明神宗竟向全国派遣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处进行公开的掠夺。有的专领税务，有的兼管开采，这些都是皇帝派来的钦差，派发给边防。在地方上创建矿税衙门，一个矿税使甚至还带领成千上万的随从和爪牙，狐假虎威，横行霸道。他们在长江两岸、运河沿路及其他各个交通要道，设立层层关卡。从河西务到张家湾百里之内，只要货物一到就多次上税。仪真与京口，仅仅只隔了一条江，不过一二里地，也要纳税两起。穷乡僻壤，米、盐、鸡、鸭，样样都要纳税。所谓开矿，不是真的掘地采矿，而是见到良田美宅，就说下面有矿



脉，并逼其交的关税、贿赂，强行勒索。矿监税使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起而反抗。从万历到天启，约三十年中，总共爆发了反矿监税使的城市民变达数十起之多。明神宗的这种虐政，在一部分统治阶级中间引起了强烈的义愤。凤阳巡抚李三才，慷慨陈词，上奏请求取消矿税。他说：“自从大兴矿税以来，万民失业。皇帝陛下身为万民之主，不仅不能使他们有衣穿，还把他们的衣服夺走；不仅不能给予他们吃的，还把他们的东西抢去。征税的使命，急如星火，搜刮的诏令，多如牛毛。今天某矿得银多少，明天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今天某处征税多少，明天又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今天某官阻挠开矿征税，明天某官玩忽矿税被罢官。上上下下，惟利是从。臣所管地区，在徐州收税的是陈增，仪真则是在暨禄，在扬州收盐税的是鲁保，沿江收芦税的则是郝隆，千里之内，税使就有四个之多。加上无赖亡命徒，如虎添翼。有一个武英殿中书亲戚程守训，更是肆无忌惮，假借圣旨，诈取财物，动辄上万。湖北有人来说，那里的矿税使，甚至沿路掘坟，得财物才停止。得知此事，皇帝是安心还是不安心呢？况且一个人的心，也就代表了千万个人的心。皇帝爱珠玉，别人也需要温饱；皇帝爱万世，别人也关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为什么皇帝希望黄金高于北斗，而不让老百姓有储粮？皇帝希望为子孙万代着想，而不为老百姓眼前的一朝一夕想一想？翻开历史看一看，朝廷有这样的政令，全国有这样的景象，能不造反吗？”明神宗的残暴统治，不但激起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还加深了社会危机，所以历史上评论明之亡，从神宗时的虐政开始就有所征兆。

明封建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给辽东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碍，特别是军备废弛，政治混乱，地方官掠夺压迫，不断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明代时期的辽东，西有蒙古，北有女真，南临大海有倭寇，这都严重威胁着明朝。但“北虏”（蒙古）与“南倭”（日本海盗）却是明朝最大的敌人。特别是从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辽东位于京师左臂位置，对辽东防守极严。从明初起，辽东就革去州县，改为由都司卫所统治，经常驻有马步军十余万。虽然这里土地广阔肥沃，然而天气寒冷，粮食居民少，地广人稀，再加上封建压迫沉重，社会发展和内地相比较为落后。明初为供应军需粮食，



在辽东大兴屯田，永乐时达到极盛，军士三分屯种，七分守城，阡陌相连，屯堡相望，对解决一部分军粮供应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及保证社会安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时间不长，屯田很快就遭到了破坏，于是辽东经常出现粮荒，军饷供应也不足，靠海道从山东运粮到这里来救济要冒很大风险。这样延续到明中叶，辽东的经济生活更加困难，连年灾荒不断，封建统治者还是依旧敲诈勒索，因而爆发了一起接一起的民变和兵变。嘉靖间（1522 ~1566 年），辽东都御史吕经不但削减了辽东军士的余丁和牧田，而且还把撤下来的丁田造册征税，妄图增加剥削。在巡视辽阳期间，他又强行役使军士为其筑墙台，引起了士兵们的强烈反抗，都指挥刘尚德等被殴打，吕经闻讯后仓皇越墙逃跑。起义的军士将在巡视辽阳期间记录瑶役的书册烧毁，鸣钟击鼓，不但号召民众，散发武器，还关闭城门，释放囚犯，在苑马寺搜寻到吕经后，还将其衣冠撕裂，送到都司衙门。明朝兵部得知，下令安抚义民，撤回吕经。在辽阳这次事件之后，广宁、抚顺相继发生了兵变。历经几年时间，终于被巡按辽东御史曾铣平定。

最严重的是神宗时期的虐政，造成了辽东地区大乱的局面。酿成这一局势恶性发展的是李成梁和高淮两人。李成梁字汝，高祖以来世为铁岭卫指挥僉事，本人英勇骁健，有大将之才，因一时家贫，到四十岁以后才得世袭官职。隆庆元年（1567 年）立功后迁为辽东险山参将。到了万历初年，由于屡次反击蒙古察哈尔部侵犯，升职为辽东总兵官。后来又不断击退了蒙古及女真对边境的骚扰，深得明朝的重用，加官至太子太保，封宁远伯，世荫都指挥使。现在辽宁省北镇县城内还留有明朝后期为李成梁修建的牌坊，上写“镇守辽东总兵官兼太子太保宁远伯李成梁”等字。李成梁在保卫辽东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及社会安全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

他先后镇守辽东，成为“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的第一人。他既贵且富，骄横跋扈，培植家族势力，一家人都成为将才，他的弟弟被他培植成为参将，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都一一当上了总兵官。军费、马价、盐课、市赏等钱，没有不贪污的，甚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凡是朝廷内外的达官贵人，他都与之勾结，饱送贿赂，并使他们为自己所用。而他的战功，许多是虚假乱报。他都是在遥远边境作战，欺骗蒙混，



没有办法核实。有时敌人侵入内地，借口坚壁清野，只是观望而不迎战；还有把战败上报成胜利，杀良民充功领赏。自内阁、督抚、监司，各个部门的人都跟着他转，谁反对，就打击排斥谁。万历初年，兵部侍郎汪道昆巡访，查阅辽东边境，李成梁建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喇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四堡于长佃、长岭等地，可以开拓新疆七八百里，可以得到耕地和牧地的利益。这一建议上报朝廷，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几十年以后，宽佃等六堡已经建成，陆续到这里安家落户的就有六万四千余户。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竟以“地孤悬难守”为名，与总督蹇达、巡抚赵楫提出放弃这个刚建好的地区。他们为贯彻这个决定，强迫人民搬到内地，这里的居民留恋家室，这些人就利用军队来威胁这个地方的居民，造成很多人死亡。为此，兵科给事中宋一韩极力反对李成梁等的做法，认为宽佃等六堡万万不可以抛弃，弃六堡反而是资助努尔哈赤，应定为通敌大罪。熊廷弼经过调查，也同样指出了放弃宽佃等六堡有利于努尔哈赤，而不利明朝。明神宗有意包庇李成梁，对这些正确的言论一概置之不理。

就在李成梁在辽东称雄时，高淮也到了这里肆意横行，为非作歹。高淮原本是一名无赖宦官，他用贿赂的手段，得到明神宗的爱护和信赖，当上了辽东的矿税监。在他最猖狂时他还亮出的头衔是：“大明国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协同山海关事督征福阳店税兼管矿务马市太府高”。高淮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来到辽东，直到三十六年（1608年）被军民赶跑，一共在辽东作恶十年。

在明神宗决定派高淮为辽东矿税监时，不少有远见并关心明朝命运的官僚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时任辽东巡抚的李植就委婉地指出，怂恿高淮到辽东开矿收税是不顾国家大局，只图个人自私自利，并且说神宗的命令“非出自皇帝的本心”，试图用这个来给这个最高统治者一个台阶，让他收回成命。李植的一相情愿对明神宗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是别人，正是明神宗亲自决定派高淮。他还专门为高淮征税的山海关税店赐名“福阳店”。原本任命高淮的敕书，上面没有“镇守”字样。高淮自己公然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指责他欺世盗名，官司一直打到了明神宗那里，明神宗居然还站出来给高淮解围，而且还说：“朕固命之矣。”



高准仗着有明神宗为他作后盾，有恃无恐，对辽东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以及同邻国朝鲜的关系问题，更是处处插手，横加干涉。高准一到辽东，就把辽阳地方遇到“达贼”入犯和明军斩获首级的情报上奏朝廷，有一位御史在“邸报”上看到高准的奏疏，非常惊讶。他觉得“杀贼报功，本是督抚的职责，高准为什么越权上报呢？”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夏，高准甚至还率领三百名家丁，浩浩荡荡进入北京，“声言进见万岁，面讨镇守”，旌旗飘舞，锣鼓喧天，这是自明以来从来没有的荒唐事。不仅如此，他还在辽东社会经济非常穷困潦倒的情况下，进行敲骨吸髓的搜刮。他在辽东十年，三次向明神宗进献银、马、貂鼠等物，其中两次所进矿税银就达四万余两。

有一次仅人参一项，就进献一百三十五斤。在这之外，他将公家财产据为已有的数目更是多得惊人。按明朝所有的矿监税使，他们所劫夺的财物，整个交到所谓“公帑”的财物也不足十分之一。高准不顾辽东军士卧雪眠霜，受尽饥寒，竟然拿不好的马匹分发给土军，收好马之价十倍。此外，还向将领索贿。万历三十一年春，他甚至还带领家丁数百人，自前屯、辽阳、镇江、金、复、海、盖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凡有百金上下之家，尽数搜刮，搜刮到的银两不下十多万，家家被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曾经担任辽东巡抚的李化龙，用他亲身的经历痛心疾首地说道：“先前辽阳城有四十七家，其家皆有数千之产，在淮搜刮后就不再有，不是死的就是迁徙，不是迁徙了就是穷困潦倒了，没有一家是和以前一样的。又有人哭着说，辽军已经有很多年不得钱粮，凡供给的钱粮都被将领扣去。送给高准，军士分厘不得沾。”辽东人民生活无着，呻吟报怨道：“辽人无脑，皆淮剌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

应当指出，高准在辽东如此作恶，就是因为得到了李成梁的支持。明人宋一韩说：“辽左有三患，而建夷不与焉。”他指的三个患，一是矿税监高准，二是总兵官李成梁，三是巡抚赵楫。三个人狼狈为奸，高准是首恶，李成梁是后台，赵楫是帮凶。高准几乎对所有的辽东巡抚、巡按、总兵等都进行参劾，而唯独不触及李成梁，而且见面称“太爷”，“稽首俯伏”。相反，辽东总兵马林，因为反对高准胡作非为，高准就参奏并陷害他，使马林被罢了官。巡按何尔健素有“铁面御史”之称，在他准备揭露高准的罪行时，也



同样遭到报复，高淮派人半路截击，不准他遣使上奏。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高淮仗势欺人，无缘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

剥削压迫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高淮在辽东十年，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持续了十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高淮委派的地方官同一伙爪牙，抽调金州卫指挥沙守珍管理下的男丁开矿，六十岁的老矿工沙景元号召矿工一起起义，得到三十余人的响应。他们张贴广告，“免开矿场”，这一义举极大的影响了当地广大的中下层官民，得到了他们的响应。高淮的支持者以“诈传官言，惑乱屯民”及“违误国课”等罪名，将起义的人民逮捕，先判处徒杖等刑，后又估算这些人的财产，令他们统统纳银赎罪。高淮在辽东的十年中，累计民变高达十几起之多。最集中的是万历三十六年四月至六月，这是反矿税监高淮的民变高潮时期，两三个月发生了四五起。其中比较激烈的是前屯卫（辽宁省绥中县前卫）的兵变。爆发这次兵变的导火线是高淮向军士勒索马价，拷打号头，军士歃血结成同盟，准备逃跑。有一人叫汪政，甘心充当高淮的走狗。他秘密探访义军带头人，激怒军士，当场被打死。出于这次兵变的影响，再加上山海关内外军民早就对高淮恨之入骨，如烈火遇上了干柴，立即燃起了大规模的群众反抗斗争。由前屯，而松山，而广宁，而山海关，“军队也加入了群众的行列”，愈演愈烈。在辽东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斗争之下，明神宗为了缓和矛盾，令高淮回京，交司礼监听候处分。撤走高淮是辽东人民反矿税监斗争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明神宗的领导下的明朝反动腐朽统治者，特别是支持和怂恿李成梁、高淮等在辽东压榨和剥削人民的统治者，造就了一个混乱的社会。这给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原来明朝利用辽东人民的忠诚和勇敢，迎着困难保卫辽东，在一定时期起了非常有效的作用。而经过李成梁、高淮等的劫夺之后，辽东人民觉得无希望可言了，他们经常是个人携家带口或成帮结伙向外地逃走。主要是逃向努尔哈赤占据的地区。即使明朝设立重重关卡阻拦，他们也要冲出去。当时有这样的说法：“生于辽，不如走于胡。”明朝后期，辽东大批人民逃向努尔哈赤，是明朝自己毁了自己的前途。努尔哈赤那里虽然不是什么乐土，辽东人民还是向他那里奔去，只能说明明朝统治者已完全失掉了人心。



清太宗活动的政治舞台，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为它增添了的光彩：一方面明朝的反动腐朽给他提供了比较容易攻取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他出生之前，其父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艰难开创大业，为他的一生开辟了锦绣前程。

努尔哈赤也可以写成努尔哈齐、弩儿哈奇，明朝人称为奴儿哈赤，也叫奴酋，均有贬低的意思。朝鲜人则称其为老乙可赤或老酋。他出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是建州左卫女真酋长猛哥帖木儿（孟特穆）的后代。从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再到皇太极，家族的势力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衰微。努尔哈赤曾祖辈人丁旺盛，有子六人，依次称德世库、璦阐、索长阿、觉昌安、宝朗阿、宝实。觉昌安即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兄弟六人，分别居住在六处，觉昌安住其祖居赫图阿拉地方，其余五人各立城池。五城距赫图阿拉的距离远者不过二十里，近者不过五六里。他们被尊称为六王。宝实的次子阿哈纳至萨克达部，希望聘娶部长巴斯翰巴图鲁妹为妻，巴斯翰不同意说：你虽然是六王子孙，家贫，我妹妹不能嫁你为妻。阿哈纳不甘心，割发留辮而去。可是巴斯翰也并没有因此改变态度，他爱栋鄂部长克徹殷富，把妹妹嫁给了克徹之子额尔机为妻。由此可见，当时努尔哈赤的家族还不如栋鄂部长受到社会的重视。

觉昌安是六个兄弟中最出类拔萃的，他为本民族的复兴作了巨大贡献。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觉昌安的第四子。努尔哈赤是塔克世的长子。虽然塔克世的历史业绩并不多，但是他的儿子却成了大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长得凤眼大耳，仪态庄重。他善长辞令，声音洪亮，为人聪明敏捷，意志英勇顽强。从小练就一身武艺，骑射样样精通。十岁那年丧母，继母嫉妒他，父亲受继母挑唆，在他十九岁那年，让他分家另起炉灶，给他很少的一份家产。努尔哈赤勤奋好学，胸有大志。他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书籍，精通汉、蒙、女真语言，历史知识也十分丰富。继母看他有才能，有志气，想再多给他一些家产，他断然拒绝。从此，他走上了独立的生活道路。他到长白山一带去采参，也常常往来于抚顺马市贸易，奔波劳苦和广泛地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培养和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毅力，而且也积累了比较多的斗争方面的经验。



人生的旅程，对努尔哈赤来讲是极其坎坷不平的。自李满住、董山相继被杀以后，建州女真势力遭到十分沉重的打击。沉静五六十年以后，直到嘉靖中既没有涌现出一批强有力的代表人物，也没有在反抗明朝的斗争上取得什么重大的业绩。而在这个时期，海西女真就显得比较活跃。

海西女真，清朝时期又称为扈伦（呼伦），分布在明朝辽东开原以北松花江至黑龙江的广大地区。与明朝关系密切的是塔山前卫和塔鲁木卫等部，明朝利用他们来联络屏藩辽东及与远处的女真。这就是南关、北关的来由。南关即广顺关，因为它位于开原东南；北关即镇北关，因为它位于开原之北。此外还有新安关，位于开原之西，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开原三关。前二关都是海西女真人贡的贡道，后一关是蒙古兀良哈三卫入贡的贡道。时间一久，由广顺关入贡的女真就被称为南关，从镇北关入贡的女真就被称为北关。他们都是永乐以来设立的卫所，一直受明朝统治。明朝发给女真的敕书一共一千五百道，其中包括建州五百道，海西一千道。发给海西的分别由南北关各自领取。正德（1506 ~1521 年）时，海西女真著名的首领是新起的祝孔革。他先叛后降，被明朝授予都督。嘉靖（1522 ~1566 年）初，速黑忒（即克什纳）势力不断地强盛起来，因对明朝进贡及时，忠顺守边，在追捕叛徒猛克有功劳，明朝提升他为左都督，赐金带大帽，荣耀一时。但是，他们和王忠相比要略为逊色。

王忠势力大，又恭敬顺从地投靠明朝，祝孔革反复无常，王忠就把他杀了并夺取了他的敕书及季勒寨等城堡。王忠因为这次的功劳被明朝升为都督佥事。王忠之后，又有王台兴起，他是王忠的侄儿，速黑忒的孙子。王台是自明以来最著名的也是女真中第一个被明朝授予“龙虎将军”的首领。虽然明朝一直执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但由于屡遭女真内部统一势力的威胁，从中叶开始，似乎也稍稍有点变化。那就是有意识地物色女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通过他们既可以维持分治的总政策，又适当地让他们集中一定程度的权力。王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女真中最有权力的代表人物。他承袭速黑忒的职称，因为住在开原广顺关外，所以他被称为南关。祝孔革的后代清佳砮（逞加奴）、杨吉砮（仰加奴），成了所称的北关。在王台势力最强盛时期，“东尽灰扒（辉发）、兀喇（乌喇），南尽汤河、建州，北尽逞、



仰二奴，延袤几千余里。”从嘉靖末，经隆庆到万历初，王台控制这个广大地区的女真长达三十年。

就在王台最兴盛的时候，建州女真又有个人崭露头角，他们是王杲、王兀堂等。历史上说当时“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王杲曾经担任建州右卫都督，他为人聪明，有辩才，懂得女真、汉等语言文字，“尤精通日者术”。由于他才智出众，深谋远虑，建州各个女真部都曾听从过他的管束。王兀堂是建州左卫都督，他控制了清河以南，直抵鸭绿江一带的地区。万历初明朝修筑宽佃六堡时，王兀堂认为此行为不利于本部落围猎，向明朝督抚大员求情，希望从明朝得到布匹、食盐等物资，明朝特于抚顺、清河、绥阳、宽佃开市，满足他们提出来的这些要求，以换取边境的安宁。相对而言，王兀堂是忠于明朝的。

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是群雄并起时期。刚开始他作为王杲的亲属和部下，默默无闻。王杲的儿子叫阿台，阿台的女儿嫁给塔克世即成为努尔哈赤的母亲。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长子名为礼敦，礼敦的女儿又嫁给了阿台为妻。在王杲统治建州女真时，努尔哈赤祖、父均为其属下部将，努尔哈赤本人也受王杲役使。努尔哈赤十多岁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女真各个部落正从分散走向统一。以建州左卫为中心，环绕着建州左卫进行斗争的各部是：

建州部：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

长白山部：讷殷部、鸭绿江部；

东海部：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

呼伦部：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

四大部和十几个小部，包括了建州、海西女真中的最主要的部落。大部与大部，小部与小部，以及大小各部的内部，都展开了弱肉强食的激烈的斗争。每一个部，都想扩大自己的力量，消灭别人，所谓“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大部落之间，以建州部王杲与海西部王台的竞争最为激烈。海西部内的清佳砮、杨吉砮即叶赫部，与王台即哈达部，也势不两立。无论哪个部落，在它与其他部落斗争时，都必然与明朝统治者发生关系，一方面是明朝为了维护它自身的封建统治，要



干预他们的斗争；另一方面，参与斗争的各个部落，不是以亲明作后盾，就是以反明相号召，都在这二者间作选择。建州部王杲与清佳砮、杨吉砮是反明的，哈达部王台则很坚定他们的亲明倾向。

王杲及其子阿台等为了夺取人口和财物，经常在辽东抚顺到鸭绿江附近的汤站一带搜刮民脂。万历初，明朝政权掌握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里，他任用总兵李成梁，对守御防犯非常重视。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二十一日，王杲带着五百匹马、三十包土特产到抚顺关贡市：遇到明朝抚顺备御裴承祖收留的潜逃在外的女真人，王杲乘机诱裴承祖出塞，并且鼓惑部众，包围并杀死了裴承祖。入冬，王杲又多次进入境内杀戮。李成梁等率领明军，迎战王杲，明军将其营寨团团围住，然后用火炮、火枪、火箭等武器进行攻击。杲兵射矢如雨，明军不避锋镝，裨将于志文被箭射中而死，余军奋勇冲破寨栅，恰好大风起，因此放火烧寨。王杲的五百多间房屋及所有粮草，全部化为灰烬。王杲本人逃到了王台那里去躲避这次灾难。一年以后，开原兵备副使贺濬让王台交出王杲，以此证明他与王杲并非一丘之貉。王台对明朝非常忠心，他与其子扈尔干（虎儿罕赤）合谋，捉住王杲，装在囚车里献给明朝，送到北京后，王杲被杀。

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等仍然坚持走父亲的反明路线。他们对王台父子出卖王杲的事件恨之入骨，伺机报仇。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虽然同王杲有多重的密切关系，却不愿同他们反抗明朝朝廷；相反，宁愿帮助明朝去剿灭阿台等人。

万历十一年（1583年），影响清太宗父亲努尔哈赤和他本人一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逐渐开始发生了。那时王台已经被北关的清佳砮、杨吉砮逼死，阿台与他们联合起来侵扰明朝的边界。二月，阿台纠集阿海等女真酋长合并了大批部众，分别从各路进入边墙以内，深入至沈阳城南浑河，李成梁急发兵至虎皮驿（沈阳城南十里河）支援这次反入侵。阿台的千多名骑兵在抚顺掠夺大量财物而去。李成梁等认为，有阿台在，辽东不会安宁，决心来一次彻底的捣巢之战。阿台在苏子河南的古勒山（辽宁省新宾县胜利村）依山作寨。山势险峻，三面壁立，壕堑四设，固若金汤。明朝的边将无军事才能，闭目塞听，对于现在存在的具体情况，一窍不通。阿台自以为他的营寨万无





一失。李成梁毕竟是有大将之风范的。他用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作为导向，明军从抚顺王刚台出塞百余里，一路挺进至古勒寨。李成梁指挥明军用火阵之势攻克坚，督兵冲击，奋战两昼夜，射杀了阿台，同时还冲破了阿海寨。明军获得巨大胜利，在这次战争中共斩杀女真二千二百二十二人，“杲子孙靡遗，东夷震慑”。明军的胜利，其中也包括了觉昌安、塔克世的力量。但明军却听信一名叫尼堪外兰的人从中的挑拨离间，不分青红皂白，把觉昌安和塔克世都给杀了。战后真相大白，明朝知道努尔哈赤祖、父被杀，纯属冤枉，所以找到了塔克世的尸体，下令要求他的部下伯插领回，并保护努尔哈赤兄弟，让他们返回本部落，把攻城时所得敕书三十道给他，还送了三十匹马，允许他继续袭位都指挥使的职衔。

清太宗的父亲努尔哈赤以报仇为由起兵。祖、父无辜遇害，此次事件在努尔哈赤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转折点。一来他从一个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二来他家世代都效忠于明朝。而今却要同明朝进行对抗了；三来他要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但这项伟大的事业的起点却是家破人亡，部众不服。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已二十五岁，不但有敕书，还有职称，但处境极为困难。他的直接政敌是尼堪外兰，这个人原本只是建州女真苏克素护河部图伦城的小头目，但此人野心勃勃，他挑唆明军并杀害觉昌安、塔克世，目的是要成为整个建州女真的首领。所以努尔哈赤非常清楚尼堪外兰就是杀害其祖、父的幕后黑手，明朝对他也是信任有加。同尼堪外兰的斗争，既是报仇，也是争夺对建州女真的最高统治权。努尔哈赤当机立断，以攻打尼堪外兰为理由，乘着这个时机起兵。这是一个英明的而且极富远见的决定。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这一点。那时努尔哈赤势力弱小，仅仅有祖、父遗留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兵不满百，甲仅十三”，这就是他起兵时的具体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尼堪外兰既有明朝支持，又有哈达等女真大部落的帮助。努尔哈赤同明朝的一场交涉，反映了他当时所处的困境：

努尔哈赤问：“祖、父无罪，为什么给杀了？”

明朝边臣答：“你的祖、父确实是被误杀的，所以才把尸体还给你了。而且还给你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又赐给都督敕书。”

又问：“杀我祖、父的原因是受尼堪外兰的挑拨和唆使，你们把他捉拿让